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48
14 June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四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特罗亚诺夫斯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帕拉西奥斯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达拉卡夫人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35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S/13384)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二一四六次和二一四七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我邀请以色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按照第二一四六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埃及、约旦、伊朗、爱尔兰和荷兰等国代表的信，要求他们被邀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依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沙姆马先生（约旦）、谢米拉尼先生（伊朗）、基廷先生（爱尔兰）和斯赫尔太马先生（荷兰）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审议。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苏联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保证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责任。所有会员国都盼望着安理会支持合法事业，例如免受外国占领和外来干预的要求，并且普遍地支持正义事业。主席先生，我相信以你的众所周知的才干和广泛的外交经验，安理会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将能采取适当而必要的行动，执行其捍卫正义的和平职责。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葡萄牙的瓦斯科·富特谢尔·佩雷拉大使致敬，他非常能干地指导安理会五月份的工作。

有人再度要求安理会处理一个严重的情况。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的一封信中，黎巴嫩常驻代表图埃尼大使请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南部因以色列变本加厉进行攻击而迅速恶化的局势，及这种局势对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执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以色列故意地不顾第428(1978)号决议时，安理会在第444(1979)号决议中明白地慨叹以色列的不合作。但是最近以色列攻击的规模庞大，并且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安理会实须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特别是由于以色列援助哈达德少校的非法部队，使他能够向黎巴嫩政府的权威挑战并破坏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与功能。

以色列无视于安全理事会关于黎巴嫩问题的决议，的确令人惋惜。以色列加强空袭和海军轰炸以及一再以军事入侵黎巴嫩，导致许多无辜平民的死伤，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受以色列军队的故意滥炸。

以色列企图以保障它的安全为理由，来袒护它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我们所反

对的——事实上也是痛惜的——是居然有国家会用这种论调来证明在其国际边界以外进行深入的军事行动及其对其他主权国内政的干涉是正当的。以色列政府提出自卫的借口来为这些攻击辩护根本就不能成立。在国际法中，自卫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引申滥用来掩盖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或让以色列任意屠杀无辜平民。

《宪章》第五十一条清楚地规定，一个国家只有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行使自卫的自然权利。事实上，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远在《宪章》带来一个新的国际法律秩序之前便是如此——各国必须遵守某些影响到武力使用的措施和程度的限制。一位著名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曾令人钦佩地为自卫的观念和范围下定义并加以申论。他在150年以前，简明清楚地创制了受到广泛承认的自卫理论的定义。根据前任美国国务卿的说法，只有——我要重复：只有——在受到“即时即刻排山倒海而来”的武装攻击，“没有选择其他手段的余地，也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时，才能行使自卫。

此外，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和一九七七年这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都明白地禁止攻击象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这样的平民中心。我相信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都参加了四项日内瓦公约，我们也可以适当地回顾在这四项日内瓦公约中措辞相同的第一条规定，各方都有明白的义务，不仅尊重并且保证所有其他各方都应谨慎尊重这些规定。因此以色列的行动是完全不合法的，并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规范。

我国政府对于黎巴嫩南部的恶化局势，至感关注，我国政府一直不断地警告不要干涉黎巴嫩内政，并要求严格尊重黎巴嫩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此外，埃及还强烈谴责目的在于侵犯黎巴嫩主权或破坏黎巴嫩政府对所有黎巴嫩领土的充分有效的统治与控制的一切行动。

我们认为，现在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以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25(1978)和444(1979)号决议。安理会应巩固和加强这两项决议的规定并谴责阻碍联黎部队在联合国和黎巴嫩政府所设想的整个驻防地区部署的任何企图。

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中东的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士兵、军官和指挥官致以特别的敬意。我也要强调，埃及政府坚决相信联合国正通过它的维持和平行动，在这个地区发挥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实际上都应该发挥并支持这样一种值得赞扬的作用。秘书长在他关于联黎部队的报告(S/13384)中，正确地指出他要

“……再次强调联黎部队实际上正在发挥不能缺少的功能，给一个惨遭创痛的地区带来安宁，并减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真实威胁……”。(S/13384, 第41段)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建议把联黎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所在国黎巴嫩同意延期，所以我国代表团也参与敦促安理会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尽管联黎部队的行动受到故意的阻扰，它令人钦佩地执行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尽可能明白地表明，不容忍对联合国部队的部署加以任何限制。联黎部队的确是联合国致力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眼前象征。它应受到充分支持以增进联合国在维持世界和平上的有效性并帮助象黎巴嫩这样的国家来保障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埃及政府谴责了以色列侵犯黎巴嫩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动并指出这种行动违背并破坏了为达成中东的全面而正义的和平所作的努力。事实上，埃及政府已非常明白地表示，这种行动严重地违反国际法和埃及所承诺并积极努力达成的全面的正义的和平的精神。

埃及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确要走出三十多年来荼毒我们地区的暴力和流血的恶性循环，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善意的真诚努力，特别是以色列方面的真诚努力，应加倍扩大发展，以期达成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那将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固有的自决权。这是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的全面和平的唯一有效处方。

主席先生：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能够在此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职位，我感到很欣慰。你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我国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有非常友好的关系，并且对于全世界解放的问题，也有相同的看法。鉴于六月份的日程必定非常繁忙，我们祝你在今后的几个星期中一切顺利。

安全理事会必须再度处理黎巴嫩的多方面的问题。赞比亚认识到，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同黎巴嫩其他地方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黎巴嫩问题又与中东的整个问题有内在关连。总之整个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问题是我刚提到的局势的结果。

黎巴嫩继续因自相残杀而流血，眼前毫无立即解决的办法。该国土地上的局势非常严重。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单纯的口头解决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万灵药。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有义务为世界问题设想出解决办法。在这样作时，安全理事会成员、个人和集体，都必须努力保持客观的立场来对待这种问题。我们大家都必须超越地方利益来为和平服务。

在分析局势时，极有必要保持一种面对问题的态度。并非所有各方都要对黎巴嫩的困境，特别是南部的争端负责。虽然有些团体对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其他人却继续火上加油，为该地区制造问题，使任何决议都难以达成。

在黎巴嫩问题真正解决之前，除了保留联黎部队作为临时部队之外，别无他法。在这一点上，我要清楚地表示，目前，黎巴嫩不可缺少联黎部队。秘书长在 S/13383 号文件所载的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的报告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一系列报告，已强调了它的重要作用。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联黎部队一直不能充分执行它的任务。联黎部队受到阻扰，不能执行其任务，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当局的活动。以色列继续利用这个局势混水摸鱼。这个政策是特拉维夫集团动摇黎巴嫩以追求其扩张主义计划的活动的的一部分。

显然，如果没有以色列的积极支持，哈达德领导下的所谓实际上的黎巴嫩部队

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继续不断的武装侵略，使局势更加恶化，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任何国家对他国的任何侵略行为都是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各民族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的规范的。

安全理事会成员应不懈地努力，以保证以色列放弃它在黎巴嫩境内的消耗战。

最后我要代表赞比亚，赞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所作的关于联黎部队的最新报告，这个报告就象以往一样，清楚、客观而全面。我们也要向联黎部队指挥官，加纳的伊曼纽尔·尔斯金少将致敬，整个联合国和非洲都为他感到骄傲。我们也向联黎部队的成员致敬。在非常难处的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艰难的。以下的死伤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除了由于意外事件导致6人被杀、15人受伤之外，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和六月八日之间发生的枪战事件导致4人被杀、23人受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都是具有争取人类生存的崇高任务的和平战士。我们也要高度赞扬捐助国，并希望它们继续履行他们的诺言。

赞比亚坚决建议毫不含糊地将联黎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让安理会明白地告诉各方面：它打算让联黎部队执行其任务。安理会若表现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会破坏联合国在中东这个灾难重重的地区所发挥的重要而必要的作用。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国和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这必定是一个忙碌的月份，恐怕你也会是一个忙碌的主席。我也要表示我们对你的前任，葡萄牙的富特谢尔·佩雷拉大使是多么感激，他上个月作了相当大的努力。

秘书长六月八日的报告，读来令人忧虑。虽然是有那么一些使人欣慰的发展，包括黎巴嫩派遣了一营部队到联黎部队驻防的地区，以及增加该地区的黎巴嫩文职行政人员的数目，但是该报告一般而言，描述了审查期间暴力升级的情况。这种行为是很不可能增加黎巴嫩南部受困的平民的信心，他们也实在受够了痛苦。显然，他们确实享受到的这种安定与正常状况主要是由于联黎部队官兵的慷慨努力所致。

因为这个缘故，我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接受秘书长的建议，认为联黎部队的任期应该再延长六个月。但我不能不借这个机会，就秘书长报告中的较令人困扰的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就象过去的报告一样，它使我们注意到，实际上的部队和以色列政府都令人困惑地没有同企图执行任务的联合国部队合作。它也使我們注意到愈来愈多的涉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武装分子的事件——这些武装分子在过去都能合作，秘书长也向他们表示感激。

在过去就这个问题的发言中，我们已警告，武装分子的这种合作显然是不牢固的，除非实际上的部队和以色列政府采取一个比较富于建设性的态度，否则这种合作就很可能受到危害。目前这份报告的某些部分十分严肃地突出说明了那些警告是有根有据的。

我们当然乐于见到巴解组织重申其不从联黎部队驻防地区内部发动任何行动的保证以及除非先受到攻击，否则决不轰炸以色列国防军或实际部队的目标的保证。但我们强烈地慨叹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件，特别是那些导致两名斐济军人在二月悲惨的死亡，以及间接造成四名挪威人员丧失生命的事件。

我也必须重申，我们政府对于恐怖分子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的行动也极感遗憾。任何借口都不能证明导致这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论点也同样适用于以色列政府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我们特别慨叹的是空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老百姓的丧生。

我也要表达英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五月侵入联黎部队控制地区的爱尔兰防区，感到遗憾。我相信，在联合国控制的领土内的这种行动是前所未有的。联黎部队就是没有这种毫无道理、不能容忍的挑衅，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由于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对于据报以色列决心继续其对所谓黎巴嫩领土上的巴解组织据点进行突袭，极感震惊。我们不知道这种行动如何能帮助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平是我们大家都有义务共同致力的目标。

我们过去曾在这个会议厅里表示，我们相信以色列政府对于实际上的部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也说过，我们相信以色列政府应停止供应军事装备给这些部队，因为这样作使他们能够挫折联黎部队充分执行其任务的努力。在秘书长的报告涉及到实际部队的种种事件中，有两方面令人感到特别的震惊，事实上是忿怒。第一，有人告诉我们，有两次是故意攻击联黎部队总部并且在任务期间联黎部队还受到经常的骚扰。第二，有人告诉我们，在种种借口之下，联黎部队辖区的村庄遭受沉重的炮轰和严重的毁灭威胁。

这个政策已使得为数众多的村民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庭和财产，逃离这个地区。我们认为，对于这类活动或不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合作，实在不能举出任何借口。正如秘书长在我们上次会议所作的恰当的警告，联黎部队的继续驻留不是必然的。我们期望以色列代表星期二在此地所作的关于以色列政府打算同联黎部队合作的声明，现在就变成具体的行动。

在感谢秘书长所作的报告时，我必须指出，我们对他和他的幕僚坚决热心努力地追求安全理事会为他们指定的极其困难的目标，感到钦佩。对于尔斯金将军和他的官兵来说，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极为复杂而困难的，比联合国部队自从刚果任务以来所面临的任何一次任务都更加危险。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有时是在战火之中，这是值得我们的最高赞扬和感激。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仍然是那么高，我要向联黎部队中那些为黎巴嫩南部的和平事业而贡献生命的成员的英灵致敬。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荷兰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斯赫尔泰马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致敬，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也要向你的前任葡萄牙大使表示谢意，他能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也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我们之所以要求参加辩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国政府所承担的特殊责任。荷兰是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之一，而我们也愿意继续作出这个贡献，如果安理会决定延长部队的任务期限。

我国政府深感关切，联黎部队任务的执行，在过去碰到，现在仍然碰到，各种军事和政治障碍。秘书长连续几次报告，最近的是安理会面前六月八日的报告，清楚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当黎巴嫩政府遵照任务的目的是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决定在其本国领土南部部署军队时，哈达德少校的实际部队作出强烈的反应，并直接攻击联黎部队的总部。接着发生了各种事件，如三名联黎部队士兵被劫持和以色列侵犯沙杰拉村的事件。最近，炮轰联黎部队地区的行动严重地威胁当地居民和联黎部队人员的性命。联黎部队目前不但不能够在其地区全面部署，反而因实际部队尽力扩大其控制地区而受到压力。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实行攻击或骚扰，无异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威望和整个联合国的威望的挑战。因此，有关当事各方负有重大的责任。我国政府希望他们履行这个责任，并呼吁以色列政府利用其影响力来约束实际部队。

我国政府充分了解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我们深感遗憾，并唾弃发生在该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最有利于以色列安全的做法是，让联黎部队不受阻挠地充分执行其任务。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最近作出的承诺，例如准备从该地区的城乡撤走其武装部队的承诺。我们期待着这些承诺的兑现，并深信这将有助于增加黎巴嫩南部的安全。

我们认为，联合国部队到目前为止已竭尽全力，防止战火重新爆发，确保其活动地区没有被利用来进行任何敌对行动。我们认为该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很多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履行了该部分的任务。的确，部队遭受的伤亡沉痛地证明了部队成员的献身精神。我们认为，面对着往往看来是骚扰或挑衅的行动，他们表现的克制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侵略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使部队能够完成其任务，执行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所以，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内所表示的意见，认为联黎部队不能在缺乏若干根本条件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

我国政府多次应对所有会员国发出的，要求它们对有关当事各方施加影响力的紧急呼吁。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特别是作为一个提供部队的国家，荷兰愿意借这个机会再次诚恳呼吁所有有关当事各方，特别是实际部队、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要求他们毫不迟延地满足秘书长报告第42段所列举的条件，以保证联黎部队的安全，进一步执行部队的任务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减轻黎巴嫩人民的痛苦。

最后，我要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他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也要向联黎部队的指挥员和官兵致敬。他们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克制的精神。我们深为同情。他们是值得我们一致支持的。

主席：谢谢荷兰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勒晋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特别感到满意，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最近到贵国首都访问，显示出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向你保证，法国代表团一定与你通力合作。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谈判人员，你必定能够使安理会顺利完成六月份的工作。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葡萄牙常驻代表致意。他发挥才能、想象力和实干作风，在五月间为和平作出了不断的努力。

我们一定注意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希望。秘书长的报告清楚指出，责任不在部队本身，部队执行任务，已经表现了有口皆碑的毅力和勇气。我们也不可以推委于黎巴嫩政府。该国政府已着手筹划安全理事会建议的分阶段的活动方案。我们对此表示欣慰。基本上，进展不大的原因是，因为联黎部队不仅不断受到众所周知的获得以色列支持的部队的抗拒，而且也不断受到以色列部队的抗拒。

过去几个月来，事件增加，而且已使我们召开两次正式会议，情况尤为严重。这些事件之所以严重，最主要是因为这些事件再次不幸地导致人命的损失，其中平民人口的损失最大。其次，大家知道，若干事件发生的形式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值得我们密切注视。这也是事件之所以严重的理由。当基督教民兵在三月二十九日和四月十八日有计划地袭击在纳库拉的部队总部，当他们对联黎部队和黎巴嫩正规军先头部队驻地的居民施加恐吓，以及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方发动攻击时，人们不禁要想到他们这样做是用心何在。今年五月九日，以色列正规部队甚至越过国际边界，继而企图进入联合国临时部队控制的地区。当时提出的理由，并不足以支持入侵的行动。法国当局已在过去多次指出，法国一方面固然毫不含糊地谴责盲目的暴力，一方面也拒绝认为镇压必定变本加厉的说法。我们更不能接受最近发生的这次事件，因为这些所谓报复行动摆出了一个会员国故意违抗联合国权力的样子。我们希望以色列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会采取较符合安理会决定，符合正确理解的区域和平利益的态度。因为目前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联黎部队可以执行其任务，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更好地保证部队不论是总部、作战部队还是后勤单位的安全。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为此目的采取的措施。

秘书长报告内所反映出的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任何人都看得出。与此同时，安理会在过去几个月召开了几次会议，证明安理会认识到联黎部队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迫切需要改善局势。

为了提高这个警觉，我们曾两次主张缩短准备给部队延长的任务期限。法国当局觉得没有必要再提出这个请求。但我们要指出，原来的构想是部队只存在一段时期，因此必须继续作出一切必需的努力，充分恢复黎巴嫩在有关地区的权力。

在这项基本原则下，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秘书长的提议，把联黎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

在结束之前，我要代表法国当局和我自己，向前五个月中牺牲了自己性命的十名士兵和受伤战友致敬。如果需要证明，这个惨重的伤亡数字正好说明部队人员在其军官及其指挥员厄斯金上将领导下的献身精神。我们对全体指战员以及秘书长和他的助理人员表示感激。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我也要满意地指出，我国和法国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

马蒂亚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你的学问、才干和经验和杰出的外交才华，都为大家所推许，这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在你的主持下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

虽然我深知瓦斯科·富特谢尔·佩雷拉大使将会亲自感谢所有已经发言的人，但我也要对他们就葡萄牙在五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表现，而对我国和富特谢尔·佩雷拉大使讲的友好的话，表示谢意。

葡萄牙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样，希望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厄斯金上将指挥下的非军事人员和战士致以敬意。他们以昂扬的斗志和高度的献身精神执行往往是相当困难的任务，这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为和平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应鼓舞我们继续努力，以达到同一目标，即恢复该区域的和平，特别是部队行动地区的和平。我国代表团深切悼念所有牺牲的人，并向他们的家属和国家致以慰问。我们也感谢向联黎部队提供部队的各国政府。他们有力地证明了对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视。

各位都知道，我国代表团最近随安理会的特派团访问了几个中东国家，其中包括黎巴嫩在内。虽然这次访问是为了别的事，但这表明我们如何关注联黎部队在履行其任务时所面对的严重和困难情况；表明我们深知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这些历经艰苦，饱尝暴力和不安全的受害者所遭受的人间悲剧；最后，也表明我们强烈认为，巴勒斯坦难民背井离乡，过着悲惨、贫困的生活，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我国将毫不犹豫地按照黎巴嫩政府的意愿，投票赞成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国也赞同秘书长的看法，认为尽管存在着种种的困难，但如果我们要避免那个已经是剑拔弩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么，联黎部队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们不能不对那些设立种种障碍，阻止部队完成其任务的人所采取的，我们认为完全不合理的态度，表示深切的遗憾。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使部队得以按照第425(1978)号和第444(1979)号决议成功地完成其任务，特别是恢复黎巴嫩政府在该区域的有效权力，以尊重黎巴嫩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我们也认为安理会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不断采取谨慎外交行动的工具。我们认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作出的努力，不但值得我们的鼓励，而且应继续下去，只要这是寻求和平的一条途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排除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减少分歧，减少辩论，和较多地把重点放在共同利益上，往往不是可以轻易做到的。

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和平的目标和要求实现和平的意志，应驱使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赞成一切没有成见的，能够实现该目标的积极倡议，因为我们希望这样会有助于保障黎巴嫩的统一和独立。该国是一场其范围超越本国疆界的冲突的受害者。虽然这场冲突必须从全球着手解决，但局部减缓紧张局势是有助于达成解决办法的。

因此，我们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宣布的，秘书长在其报告——一份再次清楚明确地说明了局势的报告——第38段提到的意愿。我们相信巴解组织重申这个立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秘书长及其助手就他们为充分完成联黎部队的任务而作的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约旦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沙姆马先生（约旦）：主席先生，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约旦代表团谨向阁下和贵国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旦和苏联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已是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我深信在你的精明领导下，我们必定能够非常圆满地完成手上的工作。

我也要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葡萄牙大使佩雷拉的敬意。他出色地能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我也必须赞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并对他为和平事业而不懈作出的无私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这些努力清楚地反映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S/13384号文件内，秘书长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出的报告。从该报告可看出，秘书长及一切与联黎部队有关的人，为帮助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和平而表现的热情、勇气和献身精神。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邪恶的力量，即以色列及其实际部队，正在破坏在该区建立和平的事业。

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是一个邪恶、凶残和充满仇恨的现象。三十年来，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给我们的地区带来了四次惨不堪言的破坏性战争；他们剥夺了整个民族，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家园；现在，同样的犹太复国主义邪恶价值观正危害着黎巴嫩人民，剥夺他们的生计和黎巴嫩以前世代代曾经享有的和平。

就我们的了解，建立联黎部队目的在于打击这些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恢复黎巴嫩的和平。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正如报告第42段所要求：“某些基本的条件〔必需〕实现”，如果联黎部队要继续执行其任务，恢复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其中一个条件是“终止实际部队对联黎部队和当地人民的骚扰”，另一个是“以色列当局改变立场……”。恢复黎巴嫩和平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么简单明确。以色列会把秘书长所说的关于和平的简单条件放在心上吗？当然不会。

瓦尔德海姆先生对无法打破僵局，和联黎部队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定所交付的任务时仍然遇到各种困难，表示遗憾，而且好象极为悲观。换言之，以色列及其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使联黎部队在其第三次任务期限结束时仍然没有完成恢复黎巴嫩的和平的任务。我国政府同黎巴嫩政府一样关心加桑·图埃尼大使形容为每况愈下而不是在改善中的局势。

众所周知，实际部队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不过是以色列力量在黎巴嫩的伪装。以色列的目的在于控制约旦河的河沉和利塔尼河的部分地区，以保证以色列有充分的供水，供其开发和发展之用。图埃尼大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安理会上所说的目的更是不在话下。当时他说：

“实际上，以色列……达成了两件事的其中一件——也许两件都达成：以色列将其真正边界向北推移，侵入我国〔黎巴嫩〕领土，并通过代理人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小型影子附属国。”（S/PV.2106，第31页）

众所周知，以色列国通过战争扩张至约旦、叙利亚、埃及，现在更扩张至黎巴嫩的领土，所以，当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说该国一向致力于该区的和平与稳定时，我们怎样能够相信他呢？以色列代表讲的是什么和平？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珍惜的，用作尊重彼此生存权利的途径那种和平？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来剥夺其他民族的生存权利以求生存的办法那种和平呢？

我刚好听取了来自约旦西岸的二十二个证人的证词。他们是在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在一个月前前往我国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设立移民点的事情时向委员会作证的。我深信这二十二个证人的证词感动了委员会，因为他们的证词充满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对待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事实。这些资料足以使任何人感到恶心欲吐二十二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为剥夺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计而采取的手法，远远超过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手段的凶残程度。我不列举这些手段了，否则我

又会不例外地被指为“反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那些孤弱无助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对他们犯下的罪行，留待委员会的报告去揭露好了。我深信报告会如实反映情况，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要他们理智行事，象其他文明民族一样，至少也有其他人所有的人性。

但经验告诉我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既不文明，也没有人性，唯一可以使他们有这种思想状况的办法就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强硬而有效的措施。

应当使以色列了解到，中东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不能通过侵略、占领、剥夺他人权利和夺取他人的土地和资沅来实现的。恰恰相反，只有当以色列尊重其他民族有权在自己的国土，在自己的家园生活时，和平才能够存在，安全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以色列代表自称是国际法教授，那么，他大有资格告诉在以色列的同伙，国际法规定必须尊重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我要提醒这位教授，他那套规定可以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国际法，在文明的国际法内是无效的。所有国家都承认黎巴嫩是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也都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应当使以色列也这样做——特别是停止侵略黎巴嫩的行径，停止支持和援助实际部队，使联黎部队得以完成其任务，给黎巴嫩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伊朗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谢米拉尼先生（伊朗）：主席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有关中东冲突的尖锐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本月份有你这样一位能干多才的外交家担任主席，感到非常安慰，信心十足。当然，你的前任葡萄牙常驻代表以其手腕和能力，也大大地帮助了安理会在五月份处理其困难的工作。我们深信，在你的主席任期内，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

鉴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公正解决中东问题深感关切，也鉴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伊朗关系重大，所以，我国代表团一直极为关心地密切注意着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们很高兴再有机会就又一件与中东的爆炸性危险局势直接有关的事项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不过是三个月前的事，在安理会辩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时，我国代表团首次在联合国发言，提到整个中东局势和迫切需要公正解决，指出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所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们的看法和信念，认为解决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对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质价值和象征意义。

秘书长在1979年4月19日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49（1979）号决议的情况所提出的临时报告，和在1979年6月8日的报告（S/13384）中，坦率和客观地报道了实情和黎巴嫩目前的复杂局势。如果说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不容置疑的结论，那就是：局势的严重与联黎部队无法在没有骚扰、威胁和危险的情况下执行其任务是分不开的。有鉴于此，根据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和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的报告而对造成这个可能爆炸的局势的原因所进行的全面分析，无疑将暴露以色列在这个局势中自行选择扮演的丑恶和利己角色。但暴露的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足为奇，因为以色列的阴谋，入侵黎巴嫩和到处插手黎巴嫩内政，以及侵犯该国主权的问题，已经多次是安理会的报告和决议的主题。

我在前面提到的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临时报告，以最新资料再次说明了以色列这些不顾一切的行为。4月19日的报告(S/13258)第19段，特别是加上6月8日的报告(S/13384)第32和第42段，清楚地说明了以色列在日形紧张的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和主权黎巴嫩国境内所起的重要关键作用。安全理事会在1979年1月19日第444(1979)号决议中重申，对以色列一方不与联黎部队合作，以彻底执行该部队的任务，包括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非正规武装部队给予援助，表示遗憾，并认为这是在寻求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努力道路中的一大障碍。安理会经常地非常准确地形容以色列的这种行径，指出这是公然违抗安理会决议和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最近的事件，特别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入侵，及这些野蛮攻击对无辜平民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失和对财物所造成的破坏，再次说明了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好战和自利的动机。面前的事实再次暴露了以色列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来实行这种不能接受的，侵犯一个成员国领土主权、统一和政治独立的行径的企图已经破产了。

面对的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根本问题：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是否就这样坐视一个会员国的国家和领土主权不断地受到赤裸裸的侵犯。无论炮制或捏造什么理由、借口、或烟幕，无论是出于“惩戒性袭击”或“和平协议”的形式，都不应使我们忽视这个非常根本的事实。假如我们不能坚决地齐心解决这个问题，这将给国际关系的处理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这种无能的危险在冲突、不正义和侵略行为久为政治局势的一部分的地区尤为严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多次在不同论坛上提出了这一点，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所使用的暴力和进行的侵略。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作出决定，清楚地表示该区域内不容许任何暴力和破坏行径，表示因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以色列蓄意进行挑衅而产生的这种不人道行为，仍然是不能容许的。这些行动旨在破坏一切达成公正和平或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的机会，而这都是公正解决中东冲突所不可少的。

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声明，任何“和平”，如果不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重返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利和在其家园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那充其量也只是脆弱的和平，不幸的话更可以导致更大的国际冲突。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与整个中东问题有关的问题的决定，正如今天在这里讨论中的问题的决定，时时刻刻都应注意到这个事实。

鉴于上述理由，我国决定支持安理会的努力，加强和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和进一步普遍执行“分阶段行动计划”，以期各项与此问题有关的安理会决议获得充分的执行。

这些决定最后应可以在严格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的疆界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使黎巴嫩政府重新对其全部领土有充分的权力。其他任何做法将使这个已经岌岌可危的局势更趋严重和复杂，从而不能避免地否定了为全世界所珍爱的，成为《联合国宪章》根本的两个理想，即：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和全人类的尊严。

主席：谢谢伊朗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觉得首先必须向你，作为苏联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致以特别的祝贺。苏联与我国的无私友谊使我国引以自豪。苏联帮助我国打败侵略者，筑固我国的独立，收复我们被占领的领土，叙利亚对此深表感激。苏联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对抗压迫者，并非偶然的事。贵国曾经产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国家权力交到劳动人民手里。主席先生，让我通过你，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葡萄牙大使佩雷拉。他胜任地处理了安理会上个月的讨论。

安理会面对的问题使我们全体感到沮丧和苦恼。这是可以理解的。黎巴嫩人民在以色列长期入侵和侵犯黎巴嫩主权下所遭受的苦难，是一切具有人道主义立场和爱好和平的人所不能忽视的。安理会正是基于这个精神而授权组成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协助黎巴嫩政府恢复这个饱受侵袭的国家的和平、安宁和正常生活。同样地，第444(1979)号决议要求制订有助于恢复黎巴嫩在南部黎巴嫩的统治的分阶段行动计划。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五月间的上一次会议上说：

“……在我卸任之前，我要呼吁所有各方面：尊重按照停战协定的停火状况，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帮助联黎部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托付给它的任务。我希望大家都重视我的呼吁”。（S/PV.2146, 第17页）

在这个庄严的呼吁发出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安全理事会必须召开这次会议？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停止了或缓和了它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吗？以色列侵略者到目前有任何表示，会尊重这个庄严机构的权力吗？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已经宣布愿意协助联黎部队执行其任务。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979年1月13日至6月8日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巴解组织的领导人最近曾经重申，决心不在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采取任何行动，并且声明，除非首先遭受攻击，否则决不从黎巴嫩领土内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或实际部队的目标。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的有关各方在商讨黎巴嫩南部局势后发表了联合公报，其中说‘将撤出乡村和市镇的所有武装部队’，并说‘巴解组织将把设在蒂尔的办事处迁离’。”（S/13384, 第38段）

我想安理会所有成员都仔细地看了这份平实报道局势的报告。平心而论，明显的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扩张政权仍然傲慢地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坚持对黎巴嫩的扩张计划。作为一个例证，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黎巴嫩代表1979年5月31日在这个崇高机构所作的动人呼吁。他说：

“如果放任南部的战争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另一场战争，而黎巴嫩将再度沦为战场（迄今差不多已五年了），不能重建其国家体制，也不能恢复它在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世界里的政治和人类其他成就的广泛领域的独特地位”。（S/PV. 2146, 第8页）

最后，他说：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确保安理会的辩论能产生一项决议，表明我们对维持和平关切，和对甘愿为和平而非战争冒生命危险的和平战士的信任和信心”。

（同上, 第8页）

在同一次会议上，扩张主义以色列的代表只有这些话说：

“……以色列政府有权利，实际上也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其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同上, 第12页）

他又说，在“安全”的借口下，以色列“有权”随意袭击任何地方，随意杀害任何人。

以色列当局自恐怖主义分子贝京以下从不犹豫为国家恐怖主义辩护。这实在使人想起了纳粹的理论。希特勒凭借这个理论，给自己权利进行扩张，蹂躏别国，以实现其帝国主义阴谋。同希特勒一样，以色列人主张“选民”的理论，即希特勒“日尔曼优越理论”的翻版——这两个理论都是殖民主义扩张，甚至需要灭绝另一民族来扩张的借口。

我知道我们是来这里讨论实际而不是理论问题。现在暂时不谈腐朽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我将尽量只谈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的实际方面。

差不多在一年之前，秘书长1978年6月13日临时报告（S/12620/Add.5）同他以后提出的所有报告，以及其属下所发表的若干声明一样——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向来对联黎部队保持合作的态度，并且诚恳帮助联黎部队执行任务。

不用说，黎巴嫩政府也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无视以色列到这一刻钟仍然在利用代理人实行占领的事实。我们不能无视以色列仍然在违抗安全理事会。事实上，秘书长就在其最近的报告中说：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黎部队一共记录了291起这种越境事件。发生在1979年5月9日，当时一大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沙克拉附近爱尔兰大队驻守的联黎部队活动的地区。”（S/13384，第28段）

我不能不赞同秘书长在同一报告内作出的重要结论，即以色列当局改变其立场是取得重大进展的另一个先决条件。但我相信，除非安全理事会承担起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授予的权力，和考虑到国际和平与安定的利益，采取其他行动，否则以色列目前领导阶层的立场绝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们所怕的是，如果以色列立场改变，大有可能是变得更坏。以色列与埃及单独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如虎添翼，确实会越加放肆和傲慢，更加拒不服从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以色列事实上从不遮掩其领导人无耻地称为“和平移民点”的特有理论：他们一方面说尊重和平解决原则，一方面加紧在西岸、戈兰高地、南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进行挑衅。

在这里不妨引述今早《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一段关于以色列克尼西特——即以色列议会——对最近在纳布卢斯附近设立的移民点的辩论的报道：

“沙朗先生”——

以色列的农业部长——

“辩称，在纳布卢斯附近一个小山上设立伊朗莫里赫和没收附近阿拉伯人的私有土地，将保证西岸主要的南北公路的安全。 . . .

“ . . . 他说，事实上，该地点在1967年11月，即停战结束后几个月，已经被工党政府的部长级安全委员会指定为犹太人移民点。

“他说在1967年战争前好几年”——

我重复：“在1967年战争前好几年”——

“以色列军方已因其战略重要性而准备占取该地区。

“沙朗先生说，责难在占领地区建立移民点会危及和平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是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他说，‘以色列将执行其移民计划。任何第五纵队都不能阻止这个计划，任何伪君子都无法破坏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

(《纽约时报》，1979年6月14日，第A3页)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对和平的了解显然非常独特：他们要灭绝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把所有阿拉伯土地置于其殖民主义阴谋之下，继续声称“尊重”和平，欺骗世人。明显的是，中东的和平必须是公平和全面的和平才能够实现。

我必须重申，无论是中东国家或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这个崇高的机构，都不能信赖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好意”。我还相信，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侵略者绝不会自愿放弃其目的和意图；他们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

历史是这个道理的明证。所以，我们恳切呼吁安全理事会，给这个横蛮的侵略者——以色列——予以应有的惩处。我们知道，因为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一贯采取的立场，安全理事会将不能够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扩张主义以色列采取适当的措施。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两项可行的行动。我们希望美国不会继续采取其一贯的破坏性策略——即盲目支持侵略者——因为南部黎巴嫩局势事关重大，不容有所妥协。可以这样说，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协助结束在南部黎巴嫩的悲惨局面，这会演变为一个更大的悲剧。可能牵涉到黎巴嫩和中东以外的地方。

我同意秘书长和其他不抱偏见的权威人士的看法，南部黎巴嫩局势实际上是与整个中东问题分不开的，因此，要彻底解决黎巴嫩问题，事实上是系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即公正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个解决办法必须实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实行自决的权利，彻底纠正历史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下的不正义。但我认为安理会有责任使黎巴嫩不再受任何苦难和流血，使我们全体不再受犹太复国主义份子的欺凌。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安理会在努力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之外，也能够单独另行处理南部黎巴嫩的局势。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能够，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也是必须，采取下述两项可行的行动：第一，必须重新规定联黎部队的任务，使该部队得以执行规定的任务。作为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联黎部队必须具有充分的军事信誉，才能够执行其任务。安全理事会曾在不少决议中提到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告诉全世界，究竟那些“其他措施”是什么。因此，我们认为联黎部队至少应有权在遭受以色列军队或其仆从，即萨阿德·哈达德少校的所谓非正规部队的袭击时可自卫还击。第二，我们完全同意黎巴嫩的提议，认为有必要恢复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火委员会。我们相信，必须有中立、可信和可靠的观察员来通知安全理事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究竟谁在破坏停火协定，谁在侵犯谁的边界。

最后，我要请以色列注意1979年6月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社论：

“以色列应慎重考虑其政府在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其他地方设立的非法移民点。”

但他们应更加慎重考虑他们在中东的生存问题。恐怖主义份子贝京先生及其一伙所主张的政策不会有前途的。其政府在南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横蛮行径，绝不能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铺平道路。

我们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人恳切希望，对以色列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将战胜扩张主义、恐怖主义和过时的帝国主义野心政策。我们深信，真理和正义一定能战胜恐怖主义份子贝京及其一伙。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自己也对叙利亚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感到满意。

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约旦代表今天来到这里，利用这场辩论，声称对黎巴嫩局势关心。忘记得多快！当初的形势，恐怖主义巴解组织要对约旦采取现在对黎巴嫩所采取的行动时，约旦立即毫不迟疑地施出最凶狠的手段，消除了巴解的威胁。约旦代表忘记了1970年的所谓黑九月吗？当时约旦的坦克和大炮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把巴解组织驱出约旦领土以外。他忘了1970年10月24日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贝鲁特对记者的说话吗？阿拉法特说，他的部下与约旦部队的冲突“造成20,000人的死伤”。约旦代表忘记了巴解组织成员于1970年逃至以色列以避免约旦政府的压迫吗？现在，他来到安全理事会，假惺惺地为黎巴嫩的命运大洒其鳄鱼之泪，因为不幸的黎巴嫩在消灭恐怖份子方面没有约旦那么成功。让我也请约旦代表回顾一下其国君在1976年黎巴嫩内战

达于高潮的时候，对《新闻周刊》资深编辑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所说的话吧。侯赛因国王告诉《新闻周刊》，因为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行动，

“巴解组织已经，或许已经无可挽救地，把自己所说的大话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什么犹太人、回教徒和基督徒在将来的大巴勒斯坦内可以和睦相处。”

叙利亚的占领军仍然在黎巴嫩的国土上，也根本没有什么资格谈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叙利亚代表的记忆力似乎比他的约旦同事更差。当初叙利亚的武装部队非法干预黎巴嫩的战事，残酷地杀害了数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引起巴解组织对叙利亚心脏地带的目标进行恐怖袭击。袭击大马士革森米伦米斯饭店的巴解组织恐怖份子于1976年9月在大马士革一个广场被当众绞死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说：

“这些巴解组织领导人心里所想的就是要袭击叙利亚……我们谴责这一帮叛徒和匪徒的恐怖行径。”

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指控巴解组织策划“屠杀黎巴嫩”。塔拉斯上将1976年9月10日在叙利亚军方报纸《十月日报》上说，巴解组织“所博得的，是所有诚实阿拉伯人民的憎恶”。

如果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的行动还不足以成为它退出这场辩论的理由，那么，它对黎巴嫩人民的野蛮行径该是很好的理由吧。不到一年以前，叙利亚部队盲目炮轰贝鲁特人烟稠密的非军事地区，使全世界感到震怒。叙利亚炮火猛轰该城，使数百名无辜的男女老幼丧生，使五十多万人成为难民。往事如此，而叙利亚占领部队目前仍然在黎巴嫩国土上，叙利亚代表最好还是不要再对黎巴嫩局势发言吧。

主席：叙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以色列代表转移注意力的手法。他常常把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拖到别的事情上去。关于叙利亚部队在黎

巴嫩的问题，我要正式说明，实情是：叙利亚部队是阿拉伯威慑部队的一部分，由黎巴嫩政府直接指挥。因为叙利亚与黎巴嫩有着长远和密切的历史联系，所以才应黎巴嫩请求，协助该国加强其在南部的存在和统治。该地区现在仍然不断受到以色列侵略的困扰。

黎巴嫩政府一旦表示希望结束阿拉伯威慑部队的任务时，叙利亚部队就会立即离开黎巴嫩。如果以色列停止侵略黎巴嫩领土，停止犯罪性地支持叛徒哈达德少校。不在南部煽动武装挑衅，阿拉伯威慑部队就没有必要留在那里了。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